

# 高識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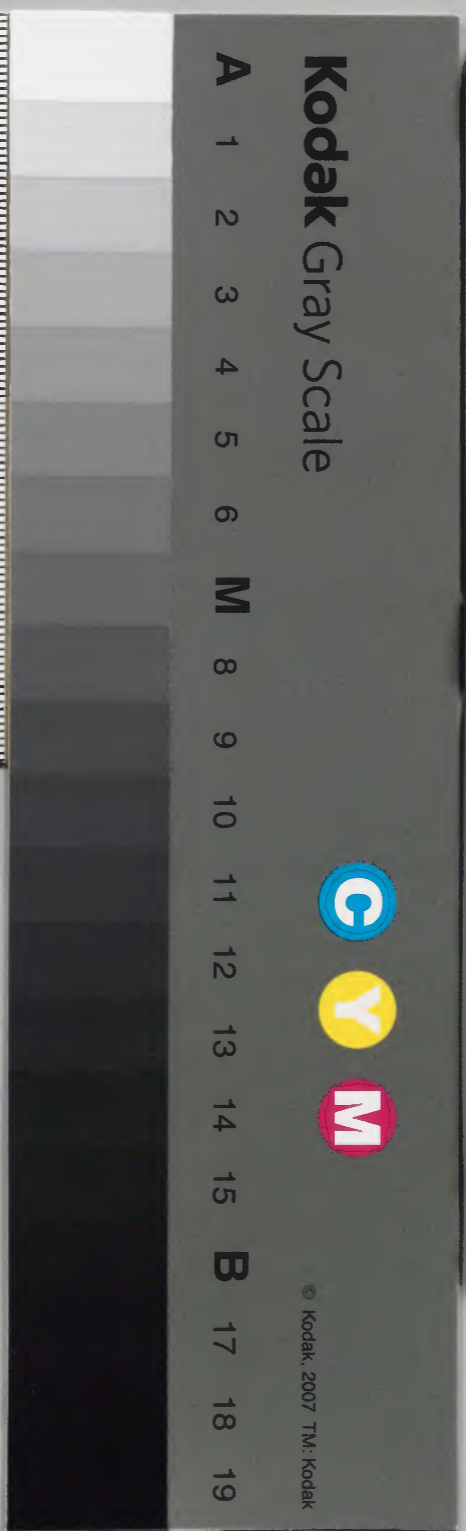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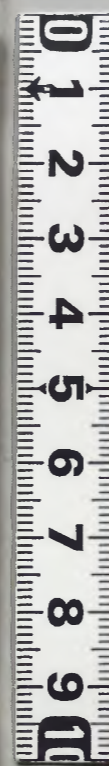
四十一



和書門			
一六八	二二六	二二六	一六八
九	九	九	九
號	函	架	冊
類			

內閣文庫			
二	一六八	二二六	和
〇	五	八	書
〇	七	九	書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16819	
冊數	57	(42)	
函號	210	32	



目錄

三竟

明道先生

淺草文庫

伊川先生

一團和氣

胡安國

陸九淵

李宝

伶人以先聖為戲

鵬鵠石

惠卿忌子瞻

行燈

節孝先生

王者樂其所以王

暗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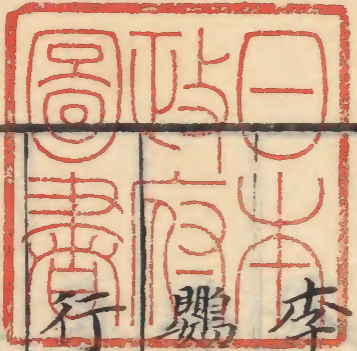
學非其道

後娶

五更

蟋蟀

高  
載  
傳



僧為猫噬死

君子羞言利名

王國富民

天下無棄才

天地之大計

諫鼓

魯曹子

全天器

秦西巴

好善者三世

人生晝夜各分

治大者不治細

三樂

盜天地時利

勾踐軼於鼂

專諸懼妻

天下一網

以天下之大為聰明

知賢不能用

光武豁達大度

遐方入貢

大明貢法

漢唐宋戶口之數

宋以茶易馬

宋錢

飛錢

清祖蜜糧

禁養異姓亂昭穆

嫁娶不許同姓

背子

恤孤貧

京城夜巡

陳叔達

治舟林麓盡

罪過痛辱

民數

元滅金

富弼

又

韓琦諫英宗

高謙傳

施全

曹翰殺降卒

李室

立人頭埃

冬嶼春凍

就酒家飲

兄弟手足妻妾外人

君子無黨

以米易蝗

血山

化羣小為良民

趙逢龍憂不學不患飢

師罽為犬吠

陳兢

二水替流

石穴出馬

陰陽石

戒貪

正五九

大辨破道術

君子不可小知也

伍員范蠡

不信術數

倭國

武職不守喪

知醫

事機難測

宗周

一言全社稷

退而合於道

宋元亡徵

大山飛者十五里

天地施恩于萬物

小人寢利夢辱

世人顛米元章

烏雀知人機

草木之長在昧明

團頭

西湖

焚燭

高謙傳

高 謹 信

王維

茗飲之始

食酒

茶片

宋滅南唐

狼筋

對馬島

藏錢地中

王延禧仁術

蔡李卓吾

毛人國

獸子

繩橋

公主

梅圃蠖居

吳因之培

戒大言

以琴響為妖

初更三點禁人行

金燧木燧

俞先生

木綿

弓足

產三男有賞

舩没于海

琉球獻梭木於朝鮮

高麗宗室王麻

宋興亡偶與前代相合

治家之法

三峯先生

李文靖朝明太祖

金存襄

日本國大內殿

馬 載 傳



必殺人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為言一至於此足下  
食君之祿詎肯為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  
人其人嘿不能言後亦私償其所盜卒以善去嘉祐  
三年也

伊川先生

嘗被旨赴中書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  
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安石愧  
屈一日因論事不合謂先生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  
行也先生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後來逐不附已者而  
獨不及於先生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

一團和氣

謝頭道曰明道終日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  
氣

胡安國

字康侯武夷先生文定公

家世至貧轉徙流寓遂至空乏然貧之一字於親故間  
非惟口所不道故亦手所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  
貧者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

陸九淵

字子靜象山先生

自少時湖靖康事慨然有感於復讐之義訪求智勇之  
士其之商確益知武事利病刑勢要害人物短長

李寶

李寶自行在還江陰即謀進發軍士詢以爭言西北風力尚勁迎之非利公下令大計已定不可搖敢再有出一語者斬遂以舟師三千人進發平江守洪遵給資糧器械濟之放蘓州大洋行三日風果怒甚舟散漫不能收公慷慨顧左右曰天欲以試李寶耶此心如鐵石不憂矣即醉酒自誓風亦隨止

伶人以先聖為戲

元祐中上元賀幸凝祥池宴從臣教坊伶人以先聖為戲刑部侍郎孔宗翰道輔子奏唐文宗時嘗有為此戲者詔升去之今豈宜尚容有此詔付伶官于理或曰此細事何足言者孔曰非爾所知天子春秋鼎盛方且尊德樂道而賤工乃爾褻慢縱而不治豈不累聖德乎聞者歎服

鸚鵡石

洽聞記云南岳峻嶺峯有響石呼喚則應如人共語而不可解也

惠卿忌子瞻

介甫與子瞻初無隙惠卿忌子瞻才高輒間之中丞李定亦介甫客也不服母喪子瞻以為不孝作詩詆之

按此兼正見  
公志諺所謂  
心貫鐵城是  
之謂也



定以為恨劾子瞻作詩謗訕遂下御史獄謫居黃州  
後移汝州過金陵見介甫甚款子瞻曰軾欲有言於  
公介甫色動意子瞻辨前日事也公曰所言者天下  
事也介甫色定曰姑言之公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  
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  
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介甫  
舉手兩指示子瞻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  
敢言子瞻曰固也然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  
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事上者豈可  
以常禮乎介甫厲聲曰安石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

入在子瞻耳蓋介甫嘗為惠卿發其無使上知私書  
尚畏惠卿恐子瞻泄其言也介甫又語子瞻曰人須  
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為乃可公戲曰  
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為之介甫笑而  
不言

行燈

陳瓘字堂中南劍州人有斗餘酒量每飲不過五爵雖  
會親戚間有歡適不過大白滿引恐以長飲廢事每  
日有定課自雞鳴而起終日寫閱不離小齋倦則就  
枕既寤即興不肯偃伸枕上每夜必置行燈於床側

自提就案人或問公何不呼喚使令者公曰起止不時若涉寒暑則必動其念此非可常之道偶吾性安之故不欲以勞人也

節孝先生

徐積字仲車年過壯未娶或勸之答曰娶非其人予非敢忘嗣固有待也以羅城君諱石平生不用石器遇石則避而不踐或謂先生曰天下用石多矣必避之然後為孝歟他日山行柰何先生曰此吾私迹則然吾豈固避之哉吾遇之休然傷吾心乃思吾親不忍加足其上他日若有君命敢從私乎

名臣言行錄

王者樂其所以王

子華子曰王者樂其所以王亡者亦樂其所以亡故烹獸不足以盡獸嗜其脯則幾矣王者有嗜于理義也亡者亦有嗜乎暴慢也所嗜不同故禍福亦不同也

嗜聾

子華子

下無言謂之嗜上無聞謂之聾

全

學非其道

齊朝有一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服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吾時俛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

子也若由以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為之

後娶

顏氏家訓

吉甫賢父也伯奇孝子也賢父却孝子合得終於天性而後妻聞之伯奇遂放曾參婦死謂其子曰吾不及吉甫汝不及伯奇王駿喪妻亦謂人曰我不及曾參子不如曾元並終身不娶以等足以為戒假繼慘虐孤遺離間骨肉傷心斷腸者何可勝數慎之哉慎之哉

五更

或問一夜何故五更何所刻答曰漢魏以來謂為甲

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云鼓一鼓二鼓三鼓四鼓五鼓亦云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皆以五為節西華賦亦云禱以嚴更之署所以爾者假令正月建寅斗柄夕則指寅曉則指午矣自寅至午凡歷五辰冬夏之月雖復長短參差然辰間遼闊盈不至六縮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間更歷也故曰五更爾

蟋蟀

全

北郊蟋蟀大于他處土人有鳴秋者善養養識草性著相與譜題曰鳴氏純雅秋以此技受知于歙人汪氏遂致富

楊州畫舫錄

僧為貓噬死

靈鷲庵在碧天觀後向為天寧下院且和尚字貫密居是菴工詩與詩人朱實友善愛畜貓同寢數十年一夜為貓噬死菴遂廢

君子羞言利名

凡人之性莫不欲善其德然而不能為善德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羞言利名言利名尚羞之况居而求利者也

王國富民

文王問於呂望曰為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

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是日也爇其倉府以振鰥寡孤獨

天下無棄材

賢主之用人也猶巧工之制木也制裁也大者以為舟航

柱樑舟船也方兩小船小者以為楫楔脩者以為櫓

榱榱榱屋也垂也短者以為朱儒杵櫃無大小脩短各得其

所宜規矩方圓各有所施天下之物莫凶於雞毒雞毒也

鳥頭也然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林莽之材猶

無可棄者而况人乎

淮南子

天地之大計

夫天地之大計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  
 年之畜王制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積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積雖洿旱災害之殃民莫困窮流亡也故國無九年之畜謂之窮乏故有仁君明王其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則得承受於天地而不離飢寒之患矣若貪主暴君撓於其下侵漁其民以遑無窮之欲則百姓無以被天和而履地德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

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是以羣生遂長五穀蕃植教民養畜六畜以時種樹務脩田疇滋植桑麻肥墾高下各因其宜止陵坂險不生五穀者以樹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蓏秋畜蔬食菜蔬曰蔬穀食曰食冬伐薪蒸以為民資是故生無乏用死無轉尸轉棄也故先王之法畋不掩羣掩猶也不取麇天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豺未祭獸罝罟不得布於野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鷹隼未擊羅網不得張於溪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燒田孕育殺鷲卵不得掇魚不長尺不得

高謹信

取彘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草木之族若蒸氣禽獸歸之若流泉飛鳥歸之若烟雲有所以致之也

全

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湯司直之人武王立戒慎之鞀過若毫釐而既已備之也夫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舉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堯舜禹湯文武王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

魯曹子

昔者曹子為魯將兵三戰不勝亡地千里使曹子計不顧後足不旋踵刎頸於陳中則終身為破軍擒將矣

然曹子不羞其敗恥死而無功柯之盟榆三尺之劍造桓公之背三戰所亡一朝而反之勇聞于天下功立於魯國管仲輔公子糾而不能遂不可智智遁逃奔走不死其難不可智勇束縛桎梏不彈其恥不可智貞當此三行者布衣不友人君弗臣然而管仲免於累紲之中立齊國之政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軀不顧後畝豈有以霸功哉

全

天器  
人有嫁其子而教之曰爾行矣慎無為善曰不為善將為不善邪應之曰善且由弗為况不善乎以全其天

舊謹備

器者也

性器猶性也孟子曰人性善故曰全其天性

秦西巴

孟孫獵而得麇

魯大夫

使秦西巴持歸烹之麇母隨之而

哓秦西巴弗忍縱而予之孟孫歸而求麇安在秦西

巴對曰其母隨而哓臣誠弗忍竊縱而予之孟孫怒

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為子傅左右曰秦西巴有罪

於君今以為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一麇而不忍又何

况於人乎

好善者三世

人好善者三世不鮮家無故而黑牛生白犢以問先生

先生凡先生曰此吉祥以饗鬼神居一年其父無

故而盲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使其子以問先生

其子曰前聽先生言而失明今又復問之柰何其父

曰聖人之言先忤而後合其事未究固試往復問之

其子又復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也復以饗鬼神歸

致命其父其父曰行先生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

故而盲其復楚攻宋圍其城

楚莊王時圍宋九月也

當此之時

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丁壯者死老病童兒皆上城守

守而不下楚王大怒城已破諸城守者皆屠之此獨

以父子盲之故得無乘城軍罷圍解則父子俱視

人生晝夜各分

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趨音走役者侵晨昏而不息

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即事

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也夜也夢為國君居

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

以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勲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

夜各分吾晝為僕虜苦則苦矣夜為人君其樂無以

何所怨哉列子

治大者不治細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

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

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群使五

尺童子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

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汚池何則其極遠也黃

鍾大呂不可從煩秦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

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

三樂

夫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

而歌夫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

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



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夫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盜天地時利

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行國氏告之曰吾好為盜始為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穰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為盜之言而不喻其為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掇也未及時以賊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

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為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為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澍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鱉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鱉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亡殃夫金玉珍室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共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向氏大惑以為國氏之重罔已也過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况外物而非盜哉誠然天地萬物不

相離也恐而有之皆惑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歿  
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盜也亡公私者  
亦盜也公之私之天地之德知天地之德者孰為盜  
邪孰為不盜邪

列子

勾踐載於鼃

越王道見鼃張腹而怒將有戰爭之氣即為之載其士  
卒有問於王曰君何為敬鼃災而為之載勾踐曰吾  
思士卒之怒久矣而未有稱吾意者今鼃災無知之  
物見敵而有怒氣故為之載於是軍士聞之莫不懷  
心樂死人致其命

吳越春秋

專諸懼妻

伍子胥之亡楚如吳時遇之於途專諸方與人鬪將就  
敵其怒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其妻一呼即還子胥  
怪而問其狀何夫子之怒盛也聞一女子之聲而拚  
道寧有說乎專諸曰子視吾之儀寧類愚者也何言  
之鄙也夫屈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子胥因想其  
貌確穎而深目虎膺而熊背戾於從難知其勇士陰  
而結之欲以為用

天下一網

網無網則不張無紀則不振網紀誠設漁人舉手而措

高謙備

之魚斯得矣天下一網也郡縣都邑百司庶務皆環以待舉者也紀綱具在君正其心以布之治斯成矣故網非無綱紀也無漁人之手以張之則不能得魚天下非無綱紀也無至正之心以主之則不能為治薰子曰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可謂知政本矣

以天下之大為聰明

日知菴說

人君莫善於以天下之大為聰明莫患於以一二人之私為耳目以天下為聰明者聖王之公心也以一二人為耳目者庸主之私智也以公心處之則雖薄海之大遐陬之遙不出吾照臨之中以私智處之則一二人之外一無所見而此一二入者輒蔽惑聰明專擅權勢則終於昏暗無知而已矣

知賢不能用

三代以下漢文帝之於賈誼武帝之於仲舒皆知其賢而不能大用唐德宗之於陸贄宋欽宗之於李綱急則用之緩則舍之而究亦未竟其施夫惟君臣同德用賢而賢得展其才若唐太宗之於房魏其庶幾乎

光武豁達大度

光武起自南陽甫誅新莽天下未定即思所以養治之

方先訪卓茂授以太傅而封之且名曰褒德侯光武  
豁達大度同符高祖得人之盛亦免遜於漢初然有  
善於高祖者非獨能保全功臣也興教化重農桑使  
天下甫出兵戈焚溺之苦即有遂性樂生之心則又  
高帝所不能而必待文景者也以創兼守吾於光武  
見之

遐方入貢

遐方入貢梯山航海懸橦度索効幾百千人之命力致  
之京師不過供一時觀玩已耳人君奉天子民雖日  
孜孜猶恐不逮况更怠荒其何以治秦皇令徐福往

海上求神仙終失千人無所得漢武令貳師將兵求  
大寃汗血馬費經百萬人亡過半得馬終二十匹是  
二君者非儼然為民父母乎夫告父母以殺其子雖  
愚人不知為豈二君智不及此良以逞己私則不顧人  
命也卒之秦忽而亡漢幸而免亦安能長享其樂哉  
太明貢法 日知錄說

太祖皇帝於國初即定諸州所貢之額如太常寺之牲  
幣欽天監之曆帝太醫院之藥材光祿寺之厨料宝  
鈔司之柔襪典凡皮角翎鰓之屬皆有資於國用者  
也著為定額俾其歲辨外此珍奇玩好皆不取焉遇

有急闕之周則折租以市凡唐宋以來所謂藩方之羨餘郡國之進獻佞幸之珍異一切無有焉

漢唐宋戶口之數

博物典彙

漢自高祖迄於孝平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餘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餘漢極盛矣任氏曰此西漢戶口極盛之數○桓帝永壽二年戶千六百七萬九百口五千六萬六千止曰此東漢戶口極盛之數○唐天宝十三載戶九百六萬九千杜祐曰唐自武德初至天宝末凡百三十有八年可以以崇漢室而人戶終以於隋氏蓋有司不以經國叙遠為意法令不行呀在隱漏之甚也胡寅曰明皇享國雖久戶口雖多不及易世而身自毀之以禍亂削平幾去其半徒以內有一楊太真外有一李林甫而致之嗚呼可不監哉

宋以茶易馬

宋神宗熙寧七年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画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王韶又言西人頗以善馬至邊呀嗜惟茶○自熙豐來舊博馬皆以粗茶乾道之末始以細茶遺之成都利州路十二州產茶二千一百二萬觔茶馬司所收大較若此○止氏曰後世以茶易虜馬

始見於此蓋自唐世回紇八頁已以馬易茶則西北之虜嗜茶有自來矣

宋錢

宋初錢文曰宋元通寶太平興國後又鑄太平通寶自後改元必更鑄以年号为○自王安石為政始罷文銅禁姦民日銷錢為器邊關海船不復換錢之出國用日耗

飛錢

唐憲宗時令商賈至京師委錢諸路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飛錢○仁氏

曰此楮法所由起也然委錢而合券以取而錢與券猶是二物非若今之鈔即以鈔為錢而用之也○宋太祖時許商人入錢左藏庫以諸州錢給之而商旅先徑三司投牒乃輸於庫所由司計一緡私刻錢二十尋置便錢務○仁氏曰此即唐人飛錢之法

清祖蜜糧

相傳虜煉蜜為糗糧撫臺疑其事未敢言于朝蜜使遼陽材官蕭子玉偽稱都督命問故子玉盛具儀仗東臨虜境首不郊迎子玉大怒詎虜曰天使儼臨而大都督不出是辱皇朝也將歸問罪奴首聞之惟

然屬橐鞬迎道左供具甚豐腆子玉大喜相共盡  
歡徐致詰不貢市之命首從容對曰本部之蜜猶天  
朝五穀也五穀有不登之年皇朝將誰是若耶本部  
五年来花踈蜂死是以不供俟春花滿釀熟蜂衙  
當復貢市如初此瑣事耳何煩聖慮厚贈子玉並嚮  
而出至別處從馬上拍子玉肩咲曰汝是遼陽無藉  
蕭子玉也安得假稱都督臨我邦境我非不能殺汝  
奏之聖明顧不忍貶天朝以辱耳為我致意撫臺後  
毋再作詐事子玉狼狽西奔撫臺聞之閉門累日中  
國每事貽笑遠人安得不啓其輕侮之心哉○己未

冬薊人咸云奴酋苦飢一日喫粥二盃識者曰實者  
虛之以此未可信薊人亦以酋之食為喜迨劉綎戎破  
首寨五穀滿園困奴酋狡詐諸事類此○奴酋破清  
河先一日其子猶與張綎戎夜飲極洽酒酣二子忽  
叩張云屢勸家君止戈而壯心不已假令終違苦口  
元戎何策禦之綎戎時已醉盛稱中國威德兼揚已  
長二子微笑而別明日驅貂參車數十乘入城貂參  
窮而軍容見因入據城門延入諸騎故清河之破視  
撫順尤速以後破遼陽破廣寧綎之先潰在中國謂  
奴酋盡以善戰善攻得則譽寇太甚矣○按遼左之

人生二子則以一人私役于奴首之給之銀暨貽卒  
歲而歸值滿十五六金奴首掠錢無所用之高積如  
山欲歸者畀銀三兩令盡力負錢命所過給以飲食  
負重者致腰背盡折故城破之日奴首驅之而歸不  
必以兵威劫也○天啓六年八月奴兒哈赤病死

禁養異姓乱昭穆

博物彙典

凡無子者許令同宗昭穆相當之姪承繼先儘同父周  
親次及大功小功總麻如俱無方許擇立遠房及同  
姓為嗣若立嗣之後却生親子其家產與原立子口  
分並不許乞養異姓為嗣以乱宗族立同姓者亦不

得尊卑失序以乱昭穆

大明會典

嫁娶不許同姓

凡民間男女嫁娶不許同姓及尊卑親屬相為婚姻違  
者律有常憲

背子

四襖子即背子桃花色金繡團鳳文紵絲紗羅隨用襖

恤孤貧

國初立養濟院以處無告立義塚以瘞枯骨累朝推廣  
恩澤又有惠民葉局漏澤園旌竿蠟燭二寺其餘隨  
時給米給棺之會不一而足茲備列之



京城夜巡

原降寅字號銅令牌二面卯辰字號銅令牌十八面編  
定金吾等衛并五軍屬衛鎮撫六十員作二十直每  
直鎮撫三員軍人九名輪赴本府廳長巡者領寅字  
號應撞門者領卯辰字號牌每夜一更三點發卯字  
號牌三更一點發辰字號牌往九門巡撞及點守門  
官軍如有姦弊具奏施行

大明會典

陳叔達

陳叔達為絳郡守下捕賊之令曰無急也請自新者原  
之以觀其後子淵之曰陳守可共言政矣上失其道

民散久矣苟非君子焉能固窮尊之以德懲之以信  
且觀其後不亦善乎

文中子

治舟林蕞畫

遼東之役天下治船子曰林蕞畫矣治船代畫帝省其

山其將何辭以對掌林蕞之官何辭對帝

罪過痛辱

罪莫大於好進禍莫大於多言痛莫大於不聞過辱莫  
大於不知恥

文中子

民數

宋英宗明道八年民數天下凡二十三路東南際海西

盡巴楚北極三澗東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萬一千六百二十里天下主客戶一千七百二十萬一千七百一十五

弘治錄

元滅金

冊曰助金滅遼前福立至助元滅金後災益熾明鑿了然莫如省事威柄下移何能自遂

富弼

富弼曰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若用兵則人主任其禍契丹主驚問故對曰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用兵必不能勝也即

俸而一勝鹵獲悉歸將士所亡士馬主反當之莫若通好不絕則歲幣盡歸人主臣下何利焉契丹主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備元昊也塘水治于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非卿言吾不知其詳然欲得者祖宗故地耳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閩南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

又

有為帝言災異皆天數非閔人事弼嘆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此必奸人欲進邪說以搖

上心治乱之機不可不救

韓琦諫英宗

宋英宗暴得疾太后垂簾聽政帝疾甚举措或改常度  
遇內侍尤少恩左右多不悅因共為譏訕兩宮幾至  
嫌隙琦周按韓琦字桂圭嘗與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嗚咽  
流涕具道所以對曰此疾病固爾後已必不然子有  
疾母可不容之乎後數日見上復道太后待朕少恩  
琦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然獨稱舜為大孝豈  
其餘盡不孝耶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  
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

雨帝大感悟及愈請因禱雨且素服以出又請大安

太后還政拜右僕射改封魏國公

施全

殿司小校施全憤檜焚惡檜超朝全挾刃刺之不中磔

於市

曹翰殺降卒

曹翰高平降卒八百部竊詔殺之周世宗不悅翰曰賊  
以困歸我初非心服為人陰狡多智數每奏事雖數  
十條皆默識不少差然貪貨賂多殺降卒身沒永久  
子孫有丐乞者咸平初賜蓋武毅

李宝

李宝河北人嘗陷金拔身從海道來歸亮將渝盟奸民  
 倪詢梁簡等教之造舟且為鄉導使蘓保衡為統軍  
 造舟路河將由海道入襲錢塘深淵高宗語宰臣曰  
 李宝項因名對詢以北事歷々如數且以一介脫身  
 還朝陛對無一毫沮悞其才必可用迺授浙西路馬  
 步軍副總管駐劄平江令督海舟捍禦事急復召對  
 上問用舟幾何宝曰百二十艘兵幾何曰三千皆浙  
 浙弓弩手非正兵也旗幟甲仗粗備願亟發賜以衣  
 帶鞍馬尚方弓刀戈甲及銀絹萬數八月次江陰遣

子公佐共將官邊士寧先往替伺動靜虛實時西北  
 風勁軍士爭言非利宝下令敢沮者斬遂發蕪州大  
 洋行三日風甚惡舟散不可收寶煉慨仰天曰天以  
 此試宝耶宝心如鐵石不可凌矣酌酒自誓風忽為  
 止明日散舟復集

立人頭埃

扈再興字叔起淮人截金人歸路砮于久長嚴陳以待  
 追逐六十里獲其副統軍廣威將軍衲達乃斂金兵  
 髑髏立人頭埃

冬煥春凍

吳奎字長文皇祐中又極言冬燠春凍太陽虧明五星失度水旱作沴飢饉存臻此天道不順自東徂西地震為患大河橫流堆阜或出此地道不順邪曲害政陰柔蔽明群小紛爭衆情壅塞西北二轂求欲無獻此人事不和帝王之美莫大於進賢退不肖今下皆謂之賢陛下知之而不能進天下皆謂之不肖陛下容之而不能退內寵驕恣近習回撓陰盛如此寧不致大異乎矧數年以來号令及所行事咸有名而無實始是而終非或橫議所移或交謀所破群臣百姓多不甚信謂陛下言之雖切而不能行之雖銳而不能久臣願堅守詔令威奮乾剛毋為人所測度而取輕於天下也

就酒家飲

魯宗道字貫之仁宗升儲歷左右諭德直龍圖閣嘗微行酒肆中就飲偶帝亟召使者及門入宗道方至使者先入約曰即上怪公來遲何以為對曰第以實言之使者曰倘得罪奈何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大罪也真宗果問使者具以所言對帝詰之謝曰有故人來臣家貧什物不具故就酒家飲帝更以為忠實可大用自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為魚頭叅政因

其姓且骨鯁如魚頭也

兄弟手足妻妾外人

宋張存字誠之舉進士天聖八年遷吏部侍郎拜禮部

尚書致仕卒年八十八益恭安存性孝友每言兄弟

手足妻妾外人奈何先外人而後手足乎故嘗收恤

宗屬嫁聘窮娶不使一人失所家居矜莊子孫非正

衣冠不見其賓客燕接危坐終日未嘗頌倚棗疆河

決勢逼冀城存自以為民望訖不肯徙卒亦無事

君子無黨

滕元發字達道東陽人初名甫以字行母夢虎行月中

墮其室而生性豪雋慷慨不拘小節九歲能詩范仲

淹奇之及第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孫沔亦奇之曰

後當為將授以治劇守邊之畧召試集賢校理開封

推官轉鹽鐵判官同修起居注英宗書其名未及用

神宗立得召對言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寢色

易位者朋黨汨之也上因問何謂朋黨對曰君子無

黨惟小人則有之辟之草木縹繆相附必蔓草非松

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如有之雖上聖亦

危上以為名言

以米易蝗

孫覺字莘老高郵人從胡瑗學瑗列弟子老成者為經社覺時尚少儼然居其間衆皆推服登進士調合肥簿郡檄捕蝗覺言民方艱食難督以威請以米易蝗彼必盡力是為除害而享利也守是其言施之諸縣

血山

姚坦字明白曹州濟陰人開寶中擢第調將陵尉歷知潯州太平興國初召還為著作佐郎益王嘗為假山既成召賓僚樂飲坦獨俛首王強使視云但見血山耳安得假山王驚問故對曰此山皆民租所為每見州縣催科捕人父子兄弟鞭笞流血被體非血山而何時大內亦為假山聞而毀之

化羣小為良民

盧士宏字子高新鄭人以蔭入官屢更州縣以清勤著名知信陽軍有妖術餘黨羣聚山谷請減其罪招之相率歸命後為良民知漢州校實民產使力役不濫人咸德之徒

趙逢龍憂不學不患飢

趙逢龍字應甫鄆人刻苦自修學問淹博登嘉定進士授國子正太學博士歷知興國信衢衡表五州提舉廣東湖南福建常平有司例設供張悉命撤去日坐

公署事至即面決遣為政務寬恕撫諭惻怛一以天  
理民彞為言民不忍欺有直賦即為代輸尤寃心荒  
政以羨餘為平糴本遷將作監至宗正少卿兼侍講  
凡道德性命之蘊禮樂刑政之事縷為上聞陳年  
八十八終性淳實寡嗜欲不好虛名數歷日久泊然  
不知富貴之味家居講道四方從遊皆鉅公名士丞  
相葉夢鼎出判慶元修弟子禮常謂師門庫陋欲市  
旁宅充拓之辭曰鄰里粗安一旦驚擾彼雖勉從我  
能無愧哉或問何以裕後笑曰吾憂子孫學行不進  
不患其飢寒也

師翼為犬噪

飲南園過山莊侂曾顧竹籬茅舍曰此真田間氣象但  
欠雞鳴犬吠耳俄聞犬噪叢薄間視之乃師翼也因  
大笑

陳兢

陳兢江州德安人陳宜都王叔明之後五世孫兼唐右  
補闕兼主京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無子以從子褒  
為嗣至鹽官令褒生淮高安丞權孫伯宣避難泉州  
與馬懿善注史記後遊廬山因居德安嘗以著作佐  
郎召不起大順初卒伯宣子崇為江州長史益置田



園為家法戒子孫擇羣從掌其事建書堂教誨之儔  
宗若旌其門南唐又為立義門免其徭役崇子衮江  
州司戶衮子昉試奉禮郎其家十三世同居長幼七  
百口每食必羣坐廣堂下至畜犬百餘亦置一槽共  
食一犬不至羣犬皆不食上下媿睦鄉里率化爭訟  
稀少所延四方士肄業者多歸焉宋平江南從知州  
張齊清仍免其役太平興國七年運使張齊賢又奏  
免雜科昉弟子鴻、弟即競也淳化元年知州康戩  
言競家食不足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後競死從  
弟旭益守家法相率以儉每歲止受其半雖歲儉穀  
貴不肯見利忘義為罔上之事以邊善價至道中遣  
內侍裴愈就賜御書還言孝友弟讓近於淳古太宗  
嘗對近臣言之叅政張洎因及不受貸粟事言其闕  
門之內肅於公府歷世已遠孝謹不衰上為嘆息祥  
符四年命為江州助教卒弟蘊主家事天聖元年繼  
為助教卒弟泰主之泰弟度從子延賞並舉進士度  
至太子中舍延賞職方員外郎

弘簡錄

二水潛流

古老相傳言嘗有人乘車於池側忽過大風飄之水有  
人獲其輪於柔乾水故知二水柔乾水潛流通注矣

石穴出馬

水經注

廬縣有石穴出馬謂之馬穴山漢時有數百匹馬出其  
中馬形小似巴滇馬三國時陸遜攻襄陽於此穴又  
得馬數十匹云

陰陽石

恨山縣城南山獨立峻絕有石穴把火行百許步得二  
大石積並立穴中相去一丈俗名陽石陰石常濕  
陽石常燥每水旱不調居民作威儀服飾往入穴中  
旱則鞭陰石應時雨多雨則鞭陽石俄而天晴相承  
所訖往有效但捉鞭者不壽人頗惡之故不為也

戒貪

水經注

盜入梁溪之室掇囊篋篋得白金器數事因警而逸侯  
人疑而訊之色憂執於有司計贓抵罪其法當黜梁  
溪愀然曰之盜也妄意室中之藏朝思夕計以迄于  
成惟一貪心更無他法方其始入於吾之室也自謂  
得志慨然負匱挈篋擔囊而趨不幸而警所得不足  
充其欲則嗟然有不滿之意迨執於有司也曩之所  
營度而掇取者無一可得而得其罪為與夫世之貪  
者亦何異今有人焉挾穿窬之器乘間抵巇幸人主  
之不悟以取富貴爵位極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猶

且嗟然有未足之心一旦溘溘按字書克合切忽也至也先朝露

則向之所貪者無毫髮之得而所造諸業種之現前

獨以身當之淪入若趣有至於積劫而不能脫者自

智者觀之其異於此盜筭何因書之以為貪者之戒

正五九全

正五九之不上任也忌月也斷屠月也帝天以一鑑照

四大州正五九三月也專照南瞻部內故不敢屠宰

之官也然乎哉非也三月之建乃寅午戌火也臣為

商之屬金恐為火尅故忌之而房玄齡損益隋律亦

存之以不行刑豈刑屬金亦恐火尅之嗽夫三月陽

之泰五月陽之正九月陽之極刑屬陰也安得不斷

也由斯而禪君陽而臣陰者也臣不干君安得不避

此陽月哉千一疏

大辨破道術

大盜起而破刑罰大奸破紀綱大偽起而破禮樂大佞

起而破文章大辯起破道術

君子不可小知也

犬之不如貓也以尋丈言也馬之不如犬也以亭里計

也一息而百里一日而千里非騏驥乎哉故君子不

可小知也

下伍員范蠡

伍員勇者也志雄而志直范蠡知者也志委而量寬居

然南北強分焉故員怒海潮而范蠡猶湖水

不信術數

千一疏

唐裴晉公不信術數每語人曰雞猪魚蒜逢着便喫生

老病死時至則行

山堂肆考

倭國

吳自泰伯至夫差二十五世勾踐滅吳其子孫支庶入

海為倭故通鑑前編注云今日本國吳太伯之後

武職不守喪

堯山堂外紀

武職親死例不解職守喪禮三年之喪達乎天子武職

非身出空桑奈何獨否岳武穆當獵於孔棘國家倚

重丁母姚憂乞守終喪累詔促起乃勉奉命已而竟

解兵柄持服終喪今腹衰武職任同散僚既非孔棘

之時了無乞守之請忘慟所天領官如故敗教傷義

關係匪輕桓寬云古有大喪者君三年不呼其門通

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也僵屍衰經而從戎事非所

以子百姓順孝心也今武職身下鉅喪從非戎事而

衣錦楊之衰經不用桓寬見之更將奚議乎

知醫

真珠船

程子曰事親者不可不知醫然王勃已云人子不可不知醫程子蓋述其說隋許智藏云為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其說又在前列

其事機難測

洪景盧云秦始皇并六國一天下東游會稽度浙江備然謂子孫萬世之固不知項籍已縱觀其傍劉季起喟然之嘆於咸陽曹操艾夷羣雄遂定海內身為漢相日夜窺伺龜鼎不知司馬懿已入幕府梁武帝殺東昏侯覆齊祚而侯景以是年生唐太宗殺建成元吉遂登天位而武后已生宣宗之世無故而復河隴

戎狄既衰藩鎮順命而朱溫生王應麟云齊桓公七年始霸十四年陳完奔齊亡齊者已至漢宣帝甘露三年匈奴朝而王政已在太子宫唐太宗以武德丙戌即位而武氏已生於前二年我藝祖受命之二年女真來貢而宣和之禍乃作於女真又云秦昭王五十一年滅周是歲漢高祖生觀三公之說可見禍福倚伏事機難測余謂不寧惟是楊堅以巧詐篡周朱溫以凶殘滅唐將謂年邁期願業固盤石夫何福不盈背而殺身之賊即其眼中之子僅一再傳室祚傾絕二公之引猶為遠於事情

真珠船

宗周

周自后稷至于文武皆都闕中号为宋周

蓬窓日錄

宋一言全社稷

狄仁傑一言而全人之社稷顏考叔一言而全人之母

子晏子一言而省刑

退而合於道

李衡曰與其進而負於君孰若退而合於道

宋元亡徵

宋末海潮不波而宋亡元末海潮不波而元亡雖天數之一終既者謂水為天地潤之大命脉其信矣乎故

星隕精氣竭也川竭水脉絕也當其所主之地則為

灾海水不潮亦水脉絕也

大山飛者十五里

至正十五年閩陝西省某縣一夜大風雨有一大山西

飛者十五里山之舊基積為深潭弘治□年長樂縣

平地生一山

蓬窓日錄

天地施恩于萬物

天地施恩于萬物而不望萬物之報吾是以知天地之

大父母施恩于子孫而不望子孫之報吾是以知父

母之大天為嚴父地慈母少極吾宗太極祖魏乎

其功德蕩乎其難名哉

書留日札

大小人寢利夢辱

臨廁而惰容非顏閔之德膺久而回慮非閔以之忠君

子寢義而夢榮小人寢利而夢辱是故寢薄冰者夢

溺寢積薪者夢焚

世人顛米元章

坡公在維揚一日設客米元章在坐酒半元章忽起自

贊曰世人皆以希為顛願質之子瞻公笑曰吾從衆

鳥雀知人機

吾昔少年時所居書室前有竹栢雜花叢生滿庭衆鳥

巢其上武陽君惡殺生兒童婢僕皆不得捕取鳥雀

數年間皆巢於低枝其殼可俯而窺也又有桐花鳳

四五百翔集其間以鳥難見而能馴擾殊不畏人間

里聞之以為異事以無他不攸之誠信於異類也有

野老言鳥雀去人大遠則子有蛇鼠狐狸鴟鵂之憂

人既不殺則自近人者欲免此害也由是觀之異時

鳥雀不敢近人者以人為甚於蛇鼠也

東坡志林

草木之長在昧明

或為予言草木之長常在昧明間早起伺之乃見其拔

起數寸竹笋尤甚夏秋之交稻方含秀黃昏月出露

珠起於其根累々然忽自騰上若推之者或綴於茶  
心或綴于葉端稍乃秀實驗之信然此二事與子由  
養生之說契

全上

團頭

宋時杭丐者之頭團頭雖富而丐者之名不除者一團  
頭家富而女甚美且能持心欲嫁士人々無與為婚  
者有士新補太學生貧甚無所避又得妻之資羅書  
而續遂登第授無為軍副戶將妻赴官常不滿于老  
丐者一夕泊舟荒江其妻已寢戶強之至馬門觀月  
推墜水中徐曰稍々此地荒迥非泊舟處移泊十里

外有許某者為淮西漕泊舟司戶棄妻處見岍上有  
婦人哭者乃戶妻也既墜水時若有物託吾足者故  
得上岍許亟呼之下船俾挽軋衣曰汝為吾女戒左  
右勿得言至官一日智僚屬曰吾有女并不欲與凡  
子欲得一美士贅于家衆以司戶薦許曰此子亦吾  
選中但其年少入太學登第未必肯呼我丈人衆曰  
彼寒士得公收之如天之福也許曰諸君自以意為  
司戶言之勿使知出吾意衆與之言戶欣然聽命入  
許門乃故妻也即唾夫之面且撻其頰戶驚惶無措  
許勸止之三日後置酒智戶曰吾壻常恨岳翁卑賤



今我備員如何戶俛首不能答并得戶如真壻女亦  
畫券許死制重服以報焉

源流至論

西湖

西湖巨麗唐初未開也自相里君韓僕射輩繼起五亭  
而靈竺之勝始顯白樂天搜奇索隱江山風月咸屬  
品題而佳境彌章蕪子瞻贍玄襟追踪遐躅南渡  
已後英俊叢集肝夕流連而西湖底蘊表襟殆盡雖  
其時法禁舒假長民者得以適性徜徉而府庫充盈  
羨餘可舉閭閻康裕慕化有資故寺觀目妝點湖山  
愈加繁媚乃今法禁嚴明畫有掣肘為吏茲土者上  
畏督察下惕非議汨沒簿畫修職救愆猶慮不給尚  
敢盤桓山水之間哉至於道院禪林日就崩廢緇黃  
之流服役追呼典泯隸等即有慕化之資無過升斗  
蓋盛極而衰亦循環之理也

西湖遊覽志

爇燭

杭人削松木為小片其薄如帑鎔硫黃塗其銳名曰爇  
燭亦曰焠兒蓋以爇火代燈燭用也史載周建德六  
年齊后妃貧者以爇燭為菜堂即杭人所製歟陰學  
士清異錄云夜有急苦於作燈之緩批杉染硫黃遇  
火即燄呼為引光奴今遂有貨者其名頗新

全

王維

王維喪妻孤居三十年

冬夜箋記

茗飲之始

飲茶或云始梁天監中事見洛陽伽藍記非也按吳志  
韋曜傳孫皓時每宴饗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飲酒  
率以七升為限雖不悉入口皆澆濯取盡曜素飲不  
過二升初見禮異或為裁減或賜茶芽以當酒如此  
言則三國時已知飲茶矣逮唐中世推茶遂興者酒  
相抗迄今國計類以為多

天錄識餘

食酒

飲酒謂之食酒于定國傳曰食酒數石不亂柳子厚序  
飲亦云吾病瘖不能食酒至是醉焉

全

茶片

馬令南唐書云豐城毛炳好學不能自給入廬山與諸  
生曲講獲餼即市酒盡醉彭會好茶而炳好酒時  
人為之語曰彭生作賦茶三片毛詩傳酒半升

全

宋滅南唐

宋欲取南唐使卑辭求息兵宋祖不可曰卧榻之前  
豈容他人鼾睡卒滅唐張子曰南唐立國在宋之先  
非宋之叛臣竊據也無故而伐之夷其宗社宋惡甚

按曾子曰  
戒之戒之  
出乎爾者  
反乎爾者  
也豈不信  
乎甲戌五月  
十有七

古語

矣故其子孫受金元禍後世多憐之而不知正天之  
所以為報也史以唐觀真人之作而不為退聽是其  
罪夫真人豈有定乎周世宗豈不自以為真人哉而  
滅在唐先安見宋之不可以為周也嗚呼世徒以成  
敗論英雄天以亦強弱為向背耳從來弱善於強而  
弱每折於強彼善於此而彼每折于此書曰命不於  
常善則得之以上古之天也豈可望於三代之後乎

狼筋

嘗見小說載一富人內室亡金若群婢不承欲買狼筋  
治之一婢驚懼欲逃遂獲予不知狼筋何物且可以

能察盜一日偶閱續博物志曰唐武宗四年官市郎中  
有疑為狼筋者有老僧云貧道昔曾以一千於賈胡  
市得三枚狀巨蝻兩頭光帶黃色涇帥段祐宅失銀  
器十餘集奴婢環庭災之災懼動有一女奴臉唇腥  
動乃竊器者云乃知作小說者淹博乃爾人不讀書  
雖小說亦有所不曉學可已乎哉續博物志稱為晉  
李石撰然中載有南唐元宗事及開寶年号豈晉人  
而至宋尚存書或成于宋代歟

對馬島

成化癸卯對馬島使平國忠來言胡椒檳榔丹木種

高職傳

求之於南蠻已收大船南蠻往反近不下四五年久則七八年難於買糧願許銅錢二萬緡云々胡椒丹木元是蠻中之產豈求種子力可為之中國何不移種宜於海邦則本島亦不曾種且南蠻水路豈至七八年之久倭人狙詐欲為糧之升敢言如是上雖知其詐為御殿親見厚慰而送

搜聞瑣錄

藏錢地中

居者藏地中藏錢兄之子詐曰父所藏也令言無證兄何以決之顯曰此易辨耳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年矣曰二十年遣取千錢視之謂曰今官所錢五六

年則遍天下此錢皆爾父未居前數十年所鑄何共爾父遂服

晰狀龜鑑

王延禧仁術

王延禧朝議初為岳州沈江令歲飢盜起親獲十餘人賊皆應死法延禧歎曰是皆良民窮而為盜今既無以業之又利其死以為己功亦何忍哉諭被盜者悉裁其賊盜得不死延禧王黃州孫也

全

譏李卓吾

一家之人各以其是非為是非則不齊推之於天下是非不同則風俗不一上下不知刑罪無常亂之道也

李卓吾者亂民也不知孔子之是非而用我之是非  
愚之至也孔子之是非乃千古不易之道也君臣  
父子一歸春秋不過如此

鈍吟集

毛人國 蝦夷

日本國之東約三千里而遠限以大山外有毛人國面  
体俱生毛約寸半許殆若猪然而語言形体則人也  
往見倭國使人言毛人其其國不通問嘗犯邊有生  
獲者乃得其狀兒如此按山海傳云晉永嘉四年吳  
郡司鹽都尉於海邊獲一船有男女四人毛生如前  
身短小而無衣服語言不通送詣丞相府未至道死  
惟一人在上賜之婦生子後出入市井漸曉人語自  
言其所生是毛民也蓋即毛人之國乃知偏氣所生  
有非耳目可常者如此

兩山墨談

獸子

貴嬪家藝器有所謂獸子其製以銅為馬形鬣尾皆具  
而背為大穴用踞之以波獸子作馬形蓋取登踞時  
如跨馬之狀意以便于坐且備雅觀也予然後知今  
世名肥桶曰馬子者乃沿乎此

全

繩橋

繩橋在瀛縣一名珠浦橋造橋之法先立兩木於水中

為橋柱架梁於上以竹為紐乃密布竹紐於梁原於  
兩岸或以大竹落盛石繫繩於上又以竹縷布於繩  
夾岸以木為機繩緩則轉機收之以橋之制也知猛  
法師所謂冰崖皓然百千餘仞飛紐為橋乘處而過  
窺不見底仰不見天寒氣慘酷影戰魂慄也又有度  
索尋橦按字書橦音同帳柱也之橋大江水峻亟如箭兩山之  
股繫索如橋中剝木為橦栓按字書栓音扁木釘也繫行人于  
上以手自緣索到彼岸則旁有人為解其系尤為危  
險自淮縣至茂威皆有之陸游詩度索臨千仞梯山  
蹊空

檢蠹隨筆

公主

帝女為公主帝姊妹為長公主

梅磔蠖居

胡三省号也

檢蠹隨筆

吳因之語

吳因之曰造謗者甚忙受謗者甚閒忙者不能造閒者  
之命閒者則能定忙者之品此亦名言

聞厚齋筆談

戒大言

大言不慚此學者之大病夫人雖至愚是非之心則皆  
有之或乘憤以愠人或因喜而誇衆殊不知人雖無

以琴響為妖

洪奉翔順忠正公子也常與李尚書淳對碁李輸骨董書畫殆盡以所寶玄鶴琴為孤注洪賭得之李取其琴以與曰此琴吾家青氈也相傳幾二百年物既舊頗有神公謹藏之李時以洪性多畏忌為之戲耳一日夜極寒琴絃凍絕琤然而響忽念有神之蒂急炷燈用桃茱亂擊琴遭擊愈響則愈感喚婢僕相守至黎明使僕延壽者持琴送李氏李怪其早來又見琴有亂擊之痕給曰吾久患此琴屢欲破弃又恐見崇幸付於公何以還為拒不納洪大窘舉前所賭書畫骨董輩隨琴悉送與之李為不得已而受焉洪不悟自以還琴為幸

棟翁稗說

初更三點禁人行

初更三點禁人行五更三點放人行

經國大典

金燧木燧

古者左佩金燧右佩木燧晴則用金燧以取火陰則用木燧取火後世雖廢不佩而所以取火則猶古也然不知用金擊石取火之為便也無貴賤皆用之尤切於行軍謂之火釜

青然集

俞先生

愈先生孝通有子娶於皇甫政丞仁世俗娶妻其豪華者必以珍寶盛之函摺以先尊為禮物多者至於三四函俞子以二函為禮皇甫氏促函入對客問之皆書冊也滿坐愕然後皇甫氏謂俞曰婚夕之函何用書冊俞曰黃金萬贏不如教子一經婚夕之函何以不用書冊乎

木綿

本國舊無木綿布士大夫常服細布高麗末文宰相益漸得挾於中朝種子家園而取花又求所以去挾引絲之法而用之湖嶺南最而八道無不種人蒙其利而國用饒足文公之功也 國朝世祿其子孫賞之又麻布本國之產而工女率以皮麻織之麩黑不潤澤國初朝官團領冬則用縞紬夏則用麻布世族之會有一官服麻布團領而光澤異常問之婦則乃曰以刀刮去麩皮其短或半尺或不能半尺然甚潔白以此織布耳有一婦人假病還家試之因以純刀去其皮而織之由是黑麻布為本土之恒貢而為士大夫之盛飾矣

青坡集

弓足



婦女弓足不知起也何時有習起於五代者道山新解  
習李後主令宮嬪宿娘以帛繞足令纖小作新月狀  
由是人皆倣之畧云本朝康熙三年有詔禁裹足王  
大臣等議元年以後所生之女不得裹足違者枷責  
流徙十家長及族管官皆有罪事見列康熙七年禮  
部奏罷以禁北事偶談此又近事之不可不知者

產三男有賞見陝餘叢考

令甲一產三男者督撫具本達部照例給賞此本古制  
也國語越王勾踐時民間生三男者公與之母生乳  
母也生二人者與之餼是以制本於勾踐漢章帝賜

諸懷妊養教人三石復其夫勿算則并於懷胎時亦

給以養贍矣見宋史晉載紀石勒時黎陽人陳武妻

一產三男一女石勒賜以乳婢一口穀一石雜錄

四十匹堂陽人陳猪妻產三男兩賜衣帛廩食乳婢

一口復三歲勿事北史邢昺傳先舊格生兩男者賞

羊五口不則絹十匹僕射崔暹奏革之許云此格不

宜輒浙可見漢魏以來已為定制至如各史本紀遇

此事必書則始於五代史如後唐同光二年左熊威

將趙暉妻一產三男子天成元年硤石縣民高存妻

一產三男子漢乾祐元年內黃民武進妻一產三男

子是也歐陽公以此因褒異而書者金章宗紀禮官  
言一產三男內有才行可用者量一材叙用其奴婢  
所生舊制官給錢百貫以資乳哺尚書請更給四十  
貫贖以為良制可

舡没于海

慶尚道漕舡三十四艘没于海中太宗聞之臨朝慨然  
曰責實在于是驅人就死地也又曰米不足惜死者  
何罪右代言李膺曰陸輸之難甚於水運上曰牛馬  
之勞不猶愈於人之死乎

國朝寶鑑

琉球獻椽木於朝鮮

成宗二十四年丙辰大司憲許琮等啓曰聞倭人獻椽  
木琉球使者亦獻異木若殿下受之則彼智殿下貴  
遠物必爭來獻豈不有累於聖德乎 上曰前琉球  
獻椽木以築材故不却楮則產於我國不必受書曰  
不務細行終累大德卿等之言甚是

高麗宗室王麻

有言高麗宗室王麻有孽子一人在民間知申車金汝  
知以聞令政府刑曹臺諫同巡禁司雜治果實上曰  
太祖開國之初高麗宗姓不得保全非太祖本意二  
大臣之策也予欲保全遺裔意已定矣玉川君劄獻

曰殿下今日之事實我宗社萬世之福也史唐荆書韓尚敬曰國初臣為知申事得聞是事實非太祖之意上又曰予嘗考史編自古易姓受命者或封其後共國匹休或加爵命以旌其賢未有殄滅之無遺者此獄久矣政府大臣何無一言及之刑曹臺諫靖誅王麻子上曰自古帝王非一姓共天地相為終始皆由祖父積德以興及其子孫滅德以亡若李氏有道則雖百王氏何能為患不爾雖非王氏其無受命而代興者乎遂命政府曰今後王氏之裔或自見或為人所告者並聽從便居住以安其生

宋興亡偶與前代相合

宛委餘編云五代宋高祖劉裕丁亥生庚申即位國号宋之宋太祖匡胤丁亥生庚申即位國号宋何其年數國号之偶相同耶予所尤異者自太公以六韜三畧翼佐武王伐殷取天下而殷之後封于宋太公之後封于齊史記六國年表周赧王二十九年宋為齊湣王所滅通鑑齊建元二年宋頃帝亡而齊太祖蕭道成代之及北宋之亡中原無稱帝号而劉豫受金之命稱大齊皇帝齊宋相為仇讐歷世不朽其故何也宋劉裕以庚申即位代宋者齊也而齊太祖亦以

庚申即位止閱一庚申宋太祖趙匡胤以庚申即位  
代宋者元也而元世祖亦以庚申即位則閱五庚申  
矣所尤異者五代宋高祖丁亥生宋太祖國湖室盤王  
而元世祖亦丁亥生耳尚湖樵書

治家之法

且亦丁亥

魏書源懷云為貴人理世務但當提挈綱領何必須太  
仔細譬如治屋但令外望高爽楹棟平正基壁先牢  
風雨不入足矣斧斤不精斲削不密非屋之病也  
景行錄云觀朝夕起卧之早晏可以卜人家之興替  
澄懷錄云鄭禹內文明篤行淳備事母孝子十三人

各使守一藝修整閭門教養子孫皆可為後世法

晉史孝子劉殷有子七人五授五經一授太史一授

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

家養正語錄云人生至樂無如讀書至要無如教子

富者教子須是重道貧者教子須是守節

陸放翁曰人莫不愛其子孫愛而不知教猶勿愛也

人莫不思其父祖思而不知奉其教猶勿思也全

三峯先生

鄭三峯道傳嘗赴早衙穿靴一白一黑及公坐厝吏以  
告三峯俯視一天竟不易及衙罷騎馬而行笑謂

從曰爾毋恠乎古靴之黑白也左者是白不見黑者見黑不見白烏何傷乎其不外飾如此

李文靖朝明太祖

筆苑雜記

李文靖公穡朝京師太祖高皇帝引見與語曰汝之韓語似納哈出穡貌不揚帝曰以翁堪畫及墻東還語人曰今皇帝中無所主之主也人皆以穡言為失今觀大明有天下百有餘年列聖相承持盈守成一遵高皇帝遺制不得變更其規模制度遠過漢唐曾謂中無所主之主乎然穡大儒也不知高皇帝之為大聖人焉得為智乎臆意以謂高

皇初定天下駕馭英雄恢拓邊疆留神軫慮於創造大業其視穡堅儒如嬰兒啼笑於坐側而不加之意也穡之意亦以謂高皇在位未久天下之事未可知也而待外人簡傲侮慢如是也是以有此言

金孝襄

金孝襄公孝誠莊襄公南房之子也莊襄與妻吉氏異居孝襄年四五歲有奴抱立棠樹下忽有雙鳩來集孝襄曰瞻彼雙鳩雌雄並行吾父母各在東西何耶仍返下奴異之告吉氏吉氏亦泣卿問異之公事母至孝公年五十七而吉氏卒廬墓喪祭一出至城

、論多之

日本國大内殿

日本國大内殿以其先世出自我國向慕之誠異於尋常予嘗遍考前史未知出處但新羅殊異傳云東海濱有人夫曰迎鳥妻曰細烏一日迎鳥採藻海濱忽漂至日本國小島為主細烏尋其夫又漂至其國立為妃是時新羅日月無光日者奏曰迎鳥細烏日月之精今去日本故有斯恠乎遣使求二人迎鳥曰我到此天也乃以細烏所織絹付送使者曰以此祭天可矣遂名祭天所曰迎日仍置是新羅阿達王四年也我國人之為王於日本者止此耳但未知其孰之是非也大内之先恐或出此

倘溯樵書

高識傳卷之四十一終

高識傳



